

# “怎么”表达意外:疑问、反问和感叹\*

李 强

**提 要** 围绕疑问词“怎么”,本文主要讨论“意外”在“怎么”的疑问、反问和感叹用法之间的相互转化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怎么”的意外义的表现形式。文章还对表示意外的“怎么”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认为“怎么”与类型学意义上的意外标记之间存在差别,不适宜看作(典型的)意外标记。其作用一方面是强化意外义表达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自我示证”性:让听话人确信说话人所陈述的相关事况是真实准确的,进而体现出言者指向。这种功能二重性的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普遍存在。

**关键词** “怎么” 意外 意外标记 自我示证

## 一 引言

疑问代词“怎么”在现代汉语中讨论得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基本用法:“怎么<sub>1</sub>”用在动词前,询问方式;“怎么<sub>2</sub>”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询问原因;“怎么<sub>3</sub>”用于句首,后有停顿,表示意外。这三种情况分别如下面例(1)—(3)所示:<sup>①</sup>

### (1) 询问方式

- a. 他怎么学会广州话的?                      b. 这事我该怎么去跟他说?

### (2) 询问原因

- a. 他怎么这么高兴?                      b. 小李怎么没报名?

### (3) 表示意外

- a.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b. 怎么,他又改变主意了?

其中,由例(1)—(2)又进一步引申出了“怎么”特指反问句的用法,主要表示一种否定意义,其意义往往可以语用解读成“不(可)能/不应该……”。如下所示:

- (4) a. 可是,吃不上饭,怎么教书呢?                      b. 她没有说,你们怎么知道她要嫁人?

关于“怎么”的上述不同用法,已有不少文献从不同角度做过探讨,包括吕叔湘(1980/1999)、朱德熙(1982)、彭可君(1993)、蔡维天(2000)、肖治野(2009)、王小穹、何洪峰(2013)等。

作者简介:李强,男,安徽巢湖人,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与汉语语法学,电子邮箱:leeqiang2222@163.com。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分解—组构’模型的语句构造和意义组合问题研究”(编号:19CYY005)资助。

而最近的研究包括刘焱、黄丹丹(2015),刘彬、袁毓林(2019)和刘彬、谢梦雅(2019)。刘焱、黄丹丹(2015)从话语标记的角度考察了“怎么”的反预期用法、语用功能和语篇表现。刘彬、袁毓林(2019)基于“疑有信无”之类的怀疑原则以及语用上的合作原则讨论了“怎么”类特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刘彬、谢梦雅(2019)论及了“怎么”的惊异用法及其与疑问用法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及动因。这三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尤其是对于“怎么”的惊异义(意外义)的讨论,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有了不小的拓展和深化<sup>②</sup>。

围绕“怎么”的意外用法,本文尝试继续挖掘,重点关注意外在“怎么”的疑问、反问和感叹用法之间的相互转化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怎么”的意外义的表现形式;还对作为表示意外的“怎么”做了较为深入的细察,认为“怎么”在强化意外义表达效果的同时也具有自我示证性。

## 二 “怎么”由疑问到反问和感叹

疑问句否定意义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反问这种形式。反问又称“反诘”,是用疑问形式表达否定功能的方式。吕叔湘(1944/1990:290)就认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此后,关于反问句表达否定意义的来源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涌现出一大批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意外”(mirativity)范畴在西方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自 Delancey(1997)和 Aikhenvald(2004)之后,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很多语言中都存在“意外”现象,都有表达“意外”的方式,并且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显性的语法形式表现出来的。<sup>③</sup>我们认为,虽然反问句是疑问句的否定意义实现的外在形式,但根本推动力是言者表达意外这种语用动机和诉求。下面结合“怎么”句对此加以说明。

无论是表示方式还是原因的“怎么”疑问句,言者的提问都是一种向对方“求助”的行为,这种提问行为源自知识信息在言者和听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言者并不知晓或掌握某种信息,但心理预期听者应该了解,进而通过“怎么”句向听者进行提问并希望获得新信息。从言者角度看,提问是一种基于正向预期的交际行为,即言者预期听者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因此,当听者给出答案、言者接收信息时,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轮,答句可以自然地终结对话。这种会话交际的过程符合言者的心理预期。一般的“怎么”疑问句都是如此。例如:

(5)甲:小王是怎么来的?

乙:坐地铁来的。/我也不知道。

例(5)中甲不知道“小王”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的,向乙提问,乙提供给甲所需要的信息,满足了甲的提问需求。这种提问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向甲提供他想要的准确有效的信息来实现,如回答“坐地铁来的”,甲于是得知“小王”来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虽然该回答没有提供给甲想要的信息,但对甲而言同样满足了他的信息需求,即甲获知了乙也不知情的信息。无论哪种情况,甲的信息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符合甲的心理预期。

与上面这种说话人完全为了寻求答案而进行提问有所不同,当“怎么”在句中表示询问原因时,句子的全部语义并非是说话人提问并希望得到答案,因为此时句子还体现出说话人的心理预期。例如:

(6)小王怎么来上海了?

这里说话人依据他自己的背景知识判断小王此时不应该在上海,而当小王出现在上海时,说话人感到奇怪,因而发出了疑问。因此,除了正常的询问原因的意义外,这个句子还表现出

说话人的意外心理,而“对原因的搜求是由意外的事件引起的”(刘永芳 2010:110)。

如果说例(6)还是说话人有疑而问的话,那么下面例(7)中“怎么”的问因功能就大大减弱了,而反问或质问的语气更强。形成这种反问或质问的语境是:如果言者在提问之前心理预期听者应该知情,并且充分相信听者会提供给自己想要的准确有效的信息,但实际上听者未能提供。此时,“怎么”的反问形式就会生成,进而衍生出否定的表达意义。例如:

(7)甲:小王是怎么来的?

乙:我也不知道。

甲: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不是刚刚还问过他吗?

因为甲拥有强烈的心理预期,认为乙肯定知道“小王”来的方式,并且充分相信乙能够提供给自己想要的信息。但出乎甲预料的是,乙说自己并不知道“小王”来的方式。乙的回答与甲的心理预期信息产生了背离,导致甲觉得不可思议、不甚合理。此时,乙的回答不会成为对话的自然终结。出于意料之外的表达需求,甲运用“怎么”句向乙发出质问,并提供质问的依据。“怎么”句由此转变为反问句,表达否定的意义,甲言外之意是“你应该知道(小王是怎么来的)”。<sup>④</sup>

因此,对于言者而言,“怎么”句由疑问到反问的转变主要是依靠客观情况违背主观预期所产生的意外的情感体验而驱动的;对于听者而言,理解反问句的否定意义是通过“怎么”句的语调、表情、手势等副语言(para-language)外加追补句来实现的。陈振宇、杜克华(2015)持有相近的看法,认为大多数反问句都具有某种形式特征表达了说话者对相关事实的“惊讶”,与“意外”有关的一种语用迁移是“疑问+[特征]意外→[主]语用否定+[次]说话者指向感叹”。

但是,如例(6)显示,“疑问+意外”并不总是推导出语用否定的意义效果。再如:

(8)甲:小王怎么那么高啊?!

乙:他爸妈个子都很高。

这里甲所说的话同时具有感叹和疑问两种用法,也暗含甲的一种意外心理,即小王的身高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但无论是感叹还是疑问,句子都没有否定的意义解读,甲的意思并不是“小王不应该那么高”。可见,也存在“疑问+[特征]意外→[主]说话者指向感叹+[次]语用否定”这样的模式。通过与例(7)相比较可知,“怎么”句否定意义的产生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

这种差异似乎可以借助“反问”这一概念进行解释。譬如说(7)中的“你怎么不知道呢?”是反问句因而可以表达否定,而例(8)不是反问句则不表达否定。但这显然将问题简单化了。“反问句”这一名称概念是基于言者立场提出来的,是言者无疑而问的表达形式:明知如此故意发问,具有增强语言表达力度(illocutionary force)的作用。但从深层次看,为什么(7)中的“怎么”句是反问句,而例(8)却不是,这仍需要解释。

我们认为,虽然(7)和例(8)中的“怎么”句都表示言者的意外体验,但导致意外的类型却有所不同:(7)是“质预期”(quality expectation),而(8)是“量预期”(quantity expectation)。“质预期”指的是言者心理预期出现命题  $p$ ,但实际情况是  $\neg p$ ,两者相互矛盾抵牾进而导致言者产生意外。比如,(7)中甲原本心理预期的命题是“乙知道小王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的”,但实际却出现命题“乙不知道小王是通过何种方式来的”。甲的意外来自对预期命题的否定,即实际情况否定了言者心理预期状态的存在。因此言者可以通过“怎么”句表达对听者的反驳,“怎么不知道”就等于否定性的“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言者甲对听者乙不知道小王怎么来的这种状态的否定,因而是一种“质否定”。<sup>⑤</sup>而“量预期”指的是言者心理预期某种属性会达到某个程度或水平,但实际情况是该属性达到了大大超出/低于原本预期的程度或水平,预期和实际程度或

水平之间的差异带来了意外。比如,(8)中甲之前没有见过小王,原本预期小王最多和一般人的身高差不多,如 1.7 米左右,但实际小王的身高是两米,大大超出了预期。这里甲的意外来自对小王的预期身高和小王的实际身高之间的差距,即实际情况否定了言者心理预期状态在数量上的规定性。“怎么那么高”就不再表达否定性意义,不等于“不应该那么高”,而近似于一种感叹。这是言者甲对自己有关小王身高的心理预期高度的否定,是一种“量否定”。

由此可见,言者预期命题的认识性(epistemic),即言者可以根据相关事理对命题为真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做出判断,是“怎么”句否定意义生成的重要因素。结合“疑问”和“意外”,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怎么”句表达反问(语用否定)、疑问还是感叹。其中的推导关系表示如下:

疑问+[特征]意外+言者保证预期内容的真实性→[主]语用否定+[次]言者指向感叹

疑问+[特征]意外+言者推断预期内容的可能性→[主]言者指向感叹+[次]非趋向性疑问

除了上面这些超出言者预期的情况,“怎么”句中往往还会交代构成一种正常的社会常规预期的背景知识,与这种社会预期相背离的状况行为 X 都会被“怎么”否定。例如:

(9)a. 刘招华,你的老婆要生小孩,你他妈的怎么(能)忍心将她一个人丢下不管呢?

社会预期:老婆生孩子,丈夫要在身边。

b. 兰珍虽说大学毕业了,可究竟还是年轻,阅历浅,她怎么(能)懂得人和人之间那些复杂的关系?

社会预期:一个人年轻阅历浅,自然不懂得人和人之间复杂的关系。

c. 要胜任公司的总经理,如果没有做过人力资源经理,他怎么(能)掌控整个公司人力资源的运用呢?

社会预期:只有做过人力资源经理,才能掌控整个公司人力资源的运用,才能胜任总经理。

如上面这些句子所示,“怎么”之后常可以出现情态助词“能”,与之连用进一步增强了“怎么”句表达言者意外的语用效果。根据 Talmy(2000/2017: 375—417),情态动词的概念意义中蕴含了力动态(force dynamics)模式。“能”的力动态可以归纳为:主语具有某个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趋势,而某种因素反对这一趋势;但由于主语的行为势能比反对势能要强,反对势能并未阻止事件的发生,主语仍然施行了该动作行为。“怎么能……”之所以进一步强化了意外表达的效果,就是因为它突显了主力体(Agonist)和抗力体(Antagonist)之间的对抗模式<sup>⑥</sup>。在例(9)中,主力体表现为“言谈对象做出 VP 行为”,而抗力体则是阻止言谈对象做出 VP 行为的因素。在说话人心理预期中,抗力体要强于主力体,因而言谈对象理应不会做出 VP 行为;但实际上抗力体却弱于主力体,言谈对象实际做出了 VP 行为或被外界认为应该做出 VP 行为。因此,主力体和抗力体的强弱模式发生了翻转,导致说话人产生意外情感。

刘彬、袁毓林(2020)认为“疑问向感叹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反问句这一中间环节”。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疑问可以分别向反问和感叹平行转化;也就是说,疑问可不必经历反问而转向感叹。此外,他们还指出反问向感叹转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惊异”(即“意外”),我们认为从疑问到反问的转变也同样离不开“意外”这种语用推助力。“怎么”句表示反问和感叹的差别在于言者对于心理预期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必然性保证还是一般性判断。

### 三 “怎么”是(典型的)意外标记吗?

DeLancey(1997)提出“意外”是一个跨语言存在的独立语法范畴,标记令说话人吃惊的信

息。作为独立的语法范畴,它在语言形式上也必然体现为专门的语法化了的形式。对此,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充足的例证,而 Peterson(2013)在此基础上对意外意义的表达手段做了比较系统的概括。<sup>⑦</sup>

与国外研究相呼应,汉语学界也较早地注意到了语言表达的意外现象,对意外标记也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其中,谷峰(2014)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汉语表反预期信息的六种手段:连词(反而)、插入语(谁知)、副词(竟然)、句式(让步复句、“连”字句)、语气词(呢、啊)、语序(吃多了 vs. 多吃)。其中,表原因的“怎么”句被看作是表反预期信息的句式手段。而诸如吕叔湘(1980/1999)、刘月华(1985)、邵敬敏(1995)、张斌(2011)和邓思颖(2011)等都认为句首“怎么”表示“惊异”。近年的一些文献则把“怎么”看作意外标记。比如,刘焱、黄丹丹(2015)专门讨论了“怎么”,认为话语标记“怎么”是反预期标记;刘彬、谢梦雅(2019)认为他们所分的“怎么<sub>2</sub>”和“怎么<sub>3</sub>”都具有惊异用法,不过,相比于“怎么<sub>2</sub>”,他们认为“怎么<sub>3</sub>”更像是一个独立的惊异标记。但是,经过对“怎么”句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把“怎么”看作意外标记的观点还有待商榷,至少“怎么”是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外标记还需要再细察。

首先来看其他一些语言中的意外标记,如车臣语的例子(转引自 Molochieva 2007):

(10)a. Zaara j-ie-na.

Zara J-come. PRF

Zara 已经来了。(Zara 还在言谈现场,Zara 的到来在说话人的预料之中)

b. Zaara j-iena-q.

Zara J-come. PRF-MIR

Zara 已经来了。(说话人没想到 Zara 会来)

与中性句 a 相比,b 句多了一个意外标记-q,表明说话人不单单陈述“Zara 来了”这样的信息,同时也表达一种意外的主观感受:没想到 Zara 会来,Zara 的到来是出乎说话人意料之外的,所以说话人感到“吃惊”。

再看 Kurtöp 语(不丹境内的藏缅语)的例子(转引自 Aikhenvald 2012):

(11)a. ga-ta=sa

khwi gapo

enjoy-IMPF. MIR=CENTREXP dog FOC. PL

I like dogs [against my expectation, as new information]

该句中的“sa”是意外标记,表达了言者对自己原来预期的背离,句子的意义近似于“我竟然喜欢狗”。如果没有“sa”,句子则是中性陈述,相当于“我喜欢狗”。

由上面的现象可知,典型的意外标记的作用是将中性意义的语言表达形式转变为意外意义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语法形式是意外标记,它必须满足“能够将中性意义的初始句转化为意外意义的变换句”这样的要求。汉语里的“竟然、居然、谁知、不料”以及南方方言上海话里的“伊讲”、闽南语“讲”、粤语“啊”都符合这样的界定,是典型的意外标记。例如:(以下方言例句转引自王健 2013)

(12)a. 小王竟然/居然来了。

谁知/不料小王来了。

b. 今朝既没欢喜个裙子就勿去了伊讲今天没有喜欢的裙子竟然就不去了。(上海话)

c. 黑人 in 他们讲两翁仔某拢斗阵来买菜 ho 黑人(人名)他们竟然两夫妻一起来买菜。(台湾闽南语)

d. 阿B仔想拍拖啊(话十啊)阿B仔想谈恋爱。(说话人对事情出乎意料)(香港粤语)

现在回到本文讨论的“怎么”句。刘彬、谢梦雅(2019)对“怎么”的意外义的强弱也有大概的区分。他们认为,“怎么<sub>2</sub>”和“怎么<sub>3</sub>”的用法都是疑问代词“怎么”的惊异用法,表明语境中的某一信息对于说话人而言是新的、意想不到的或者没有心理准备的信息。其中,一般疑问句中的“怎么<sub>2</sub>”带有一定的惊异义,如(13)所示;反问句中的“怎么<sub>2</sub>”具有较强的惊异义,如(14)所示;而位于句首的“怎么<sub>3</sub>”的惊异义最为明显,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惊异标记,如(15)所示。请看:

(13)a. 他怎么这么高兴?

b. 小李怎么没报名?

c. 他怎么还不出来?

(14)a. 他说,刘招华,你的老婆要生小孩,你他妈的怎么能够忍心将她一个人丢下不管呢?

b. 诶,怎么一结婚,男的就变成这副德行?

(15)a.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b. 怎么,他又改变主意了?

上面三组句子中的“怎么”都具有意外义,但强弱不同。如果从意外义的来源角度看,促发我们思考的是:“怎么”本身携带意外义吗?或者说,上面这些句子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外义是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参与,还是完全由“怎么”带来的?通过观察这些句子,我们认为:与例(10)——(12)中典型的意外标记相比,“怎么”作为意外标记的身份需要重新审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例(13)——(15)这些句子中的意外义不完全是由“怎么”引发的。下面略做分析。

首先看(13a),它的意外义产生于上一节提到的“量级预期”。“高兴”代表一种属性状态,具有程度量级性(scalarity)。指示词“这么”可以看作是“量级焦点”(scale focus, Nelson 1997; Lipták 2005),即“他[这么]<sub>F</sub>高兴”。根据 Rooth(1992)和 Michaelis(2001),“这么”可以分析成变量  $x$ ,表示成  $\lambda x[\text{他 } x \text{ 高兴}]$ ,并且可以引发关于高兴程度的量度集合命题,即{他有点儿高兴}, {他比较高兴}, {他十分高兴}, {他非常高兴}, {他高兴极了}……,它们共同构成了“高兴”的状态量级。作为回指性程度副词(anaphoric degree adverb)的“这么”,同时也是个“量度算子”(scalar operator),其作用就是在这样的有序量级中挑选最高的状态量点。“他这么高兴”描述的就是有关他高兴的最高程度。而言者心理预期的高兴程度远远不及“他”实际的高兴程度,于是产生量级差,导致“他这么高兴”句子本身就带有意外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汉语指示词往往更容易和意外建立起联系。(强星娜 2017)

其次看(13b),作为问句的“小李没报名?”本身也可以表现出意外义,相当于“小李没报名吗?”。根据 Li & Thompson(1981: 548—554)和袁梦溪、原由理枝(2019),汉语的“吗”问句有其特殊的适用情境,可以用于非中立语境。比如,甲事先已经陈述过“张三喜欢李四”的肯定命题  $p$ ,因此当前语境倾向于  $p$ 。在此语境下如果另外一个人乙表达对命题  $p$  的真实性的质疑,就必须采用“吗”问句的形式“张三喜欢李四吗?”,而不能是“张三喜欢不喜欢李四?”。我们认为,“吗”问句的这种使用特点反映了说话人事先已经预期了某种心理状态,而实际情况却不同于预期,所以使用“吗”问句的形式将自己的质疑表达出来。这同样可以说明诸如(13b)这样的否定疑问句的情况。比如,可以假设存在如下情景:

(16)小李之前跟张老师说过这次学校运动会他要报名参加 5000 米长跑比赛,但张老师在报名登记表上没有发现小李的名字。张老师问组委会工作人员:

a. 小李没报名?

b. #小李有没有报名?/小李报名了没有?

在两种提问方式中,张老师选择 a 的可能性更大,也更自然。这是因为张老师心里原有对小李会报名参加比赛的预期知识,但小李实际并没有报名,这与张老师的心理预期不符,于是产生意外情感,进而用否定疑问形式表达疑惑。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言者具有某种意外情感,才驱使他选择否定疑问的形式表达出来。屈承熹(2006: 97-98)把“吗”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弱否定假设”,即假设和相应陈述中的论题相反。其中的“假设”指的就是说话人事先预期的心理事况。

再来看(13c),它的意外义可由两部分推导而来。一方面与(13b)近似,否定疑问形式“他不出来?”同样可以暗含言者的意外情感;另一方面,这里的谓语结构之前还有副词“还”,而“还”是一个典型的反预期标记(唐敏 2009;武果 2009;宗守云 2011;陆方喆、曾君 2019),在语音韵律上不能重读。“不出来”所指事态对于说话人而言具有较高的内容信息度,是新信息需要重读。“还”可以表达说话人对“他不出来”这一事态感到意外。

至此可知,例(13)各句若没有疑问词“怎么”,其实也可以表达言者的意外情感。关于这一点,刘彬、谢梦雅(2019)也注意到了,但没有详细展开。他们认为,这些句子虽然“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些惊讶的情感,不过这是句子语调、语气副词或反问语气所带来的。缺了惊异标记‘怎么’之后,惊异义难以凸显”。从此表述和我们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句子的意外义也可以脱离“怎么”而存在,只是“怎么”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意外义的表达效果。另外需要补充的是,例(13)里的“怎么”多少还保留了询问原因的实在意义,所以它作为意外标记的身份更值得怀疑,因为意外标记基本不承载概念意义,无真值条件意义。(陆方喆 2014)

至于例(14)中的两例,其意外义的产生同样不要求“怎么”强制性地参与其中。因为社会常规预期(老婆生孩子,丈夫要陪在身边)和言者常规预期(结了婚之后男的应该对女的更好)构成了说话人的心理预期,而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时(将老婆丢下不管/男的具有不好的德行)便可自然引发说话人的意外情感,进而选择用疑问形式将他对实际事态的质疑和否定表达出来。

例(15)位于句首、作为独立成分的“怎么”虽然表现出很强的意外义,但也不是导致句子产生意外义的唯一因素。“你不认识我了?”在具有非中立语境的否定疑问中可以浮现出意外义;“他又改变主意了?”在疑问语气和副词“又”的合力作用下也同样可以呈现出意外义。

概而言之,通过例(13)-(15)的分析及其与例(10)-(12)的对比可知,“竟然、谁知”这些典型的意外标记能使本不具有意外义的初始句呈现出意外义,即  $S[-意外] \rightarrow S+[+意外]_M$ 。但是,疑问词“怎么”的作用与它们相比显然又有不同:“怎么”句中“怎么”之外的小句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外义,使用“怎么”在于强化意外表达的效果,而不是使初始句呈现出意外义,即  $S[弱意外] \rightarrow S+[强意外]_{怎么}$ 。李湘(2019)在讨论“怎么”句表示原因义的推导过程时同样指出:“怎么(+M<sub>认识情态</sub>)+VP<sub>既成事实</sub>”的字面意义是“言者对 VP 所指事实的存在(发生)感到很惊讶”。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怎么”,VP 所指事实对于言者而言也是超出预期的。既然如此,我们认为把“怎么”当作意外标记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怎么”至少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外标记。而根据“怎么”强化意外表达效果的作用,我们认为它体现出来的是“自我示证”(ego evidentiality)的用法。

#### 四 “怎么”:“自我示证”用法

示证范畴(evidentiality)是当今语言类型学的热点问题,主要探讨信息来源的标记类型和

用法,即采用何种语法形式来标记、确定某种信息的由来。根据 Aikhenvald(2004: 63),在有示证范畴的语言中,经常出现的语法标记的语义参数有视觉的(visual)、感觉的(sensory)、转述的(reported)、从他处听到的(hearsay)、引用的(quotative)、推断的(inference)和假定的(assumption)。在世界语言中,出现最多的示证范畴的语法标记是表示感觉、自己听到的等语义参数和表示从他处听到、推断的等语义参数(Aikhenvald 2006)。其中,表示感觉、自己听到的是直接示证,而表示从他处听到、推断的是间接示证。

除了常见的直接示证和间接示证外,Garrett(2001)指出藏语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自我示证”(ego-evidentiality),它是说话者拥有的一种对于事况的即时知识(immediate knowledge),与感觉到的、从别处听到的信息有所不同。例如(转引自 DeLancey 1986: 204):

(17) བོད་ལ་གཡག་ཡོད།

bod-la      g. yag   yod  
Tibet-loc yak      [egoELPA ]  
There are yaks in Tibet.

句子中的“yod”就是自我示证标记,其作用在于为说话者说出“西藏有牦牛”这个句子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源,因为它已经成为说话者的一种内化知识,因而十分具有可靠性。

受此启发,我们认为“怎么”的用法近似于这种“自我示证”标记,体现出言者指向(speaker orientation),主要作用在于使言者预期的相关事况得以显豁并让听者确知该事况。

上一节已经提到,“怎么”的使用可以强化言者意外情感的表达效果,而由意外强化带来的是对听者信念的影响。例(13)中,言者使用“怎么”有意向听者传达并使之确认他原本的心理预期所代表的事况。比如,说话人说出“小李怎么没报名?”这个句子时,他并不是单单对“小李没报名”这个事件表达疑惑,更是传递给听话人这样一种信息:我之前曾经获知小李会报名的消息,所以也就预期他肯定会报名。但是,现在实际出现了与心理预期不同或者相反的情况,其中很可能是有原因的。正因如此,作为听者/读者能够被诱发感觉到其中的“怎么”还略带询问原因的意义。也就是说,言者心理预期的内容是通过“怎么”进一步显现给听者的,让听者察觉并确认预期内容的真实合理性。“怎么”句的这种言者指向特征可以在追补小句“我想告诉你的是……”中体现出来。例如:

- (18)a. 他怎么这么高兴?(我想告诉你的是,之前我没料到他会这么高兴。)  
b. 小李怎么没报名?(我想告诉你的是,他之前跟我说过这次会报名的。)  
c. 他怎么还不出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原来预期他会很快就出来的。)

例(14)是文献中常常谈到的“怎么”特指反问句的否定用法(殷树林 2009: 208-269;胡德明 2010:70;刘彬、袁毓林 2019),而这种否定意义同样也与“怎么”句的示证性有关。与一般疑问句相比,言者用“怎么”可以进一步诱导听者察觉自己的心理预期,并且让听者确信预期内容代表了一种正常的事理,但是现在出现了与这种事理完全相反的情况。与正常的心理预期内容相比,实际状况很显然是错误的。“怎么 VP?”在这里就相当于“我告诉你/我觉得,不该VP”,体现出言者的“个人介入”(屈承熹 2006:112)或“言者指向”。也就是说,言者使用“怎么”句向听者明示(ostensive)了预期内容的正确合理性。例如:

- (19)a. 刘招华,你的老婆要生小孩,你他妈的怎么能够忍心将她一个人丢下不管呢?  
→刘招华,你的老婆要生小孩,我告诉你,你不该将她一个人丢下不管。  
b. 诶,怎么一结婚,男的就变成这副德行行了?

→我觉得,男的结了婚不该变成这副德行。

例(15)中“怎么”的作用是让听者了解知悉某种之前的事况,进而诱发他对现在的情况做出判断。比如,“你不认识我了?”只是言者对听者的一种常规提问,但有了“怎么”后,言者向听者传达的信息可以是“我确定我们之前在某个地方见过,但你现在不认识我,原因是你不记得我们见过”。通过“怎么”,言者想让听者相信“我们之前见过,因而预期你会认识我”的内容的真实性。再如,有了句首的“怎么”,“他又改变主意了?”就不单单是言者一般性的疑问,而是另有向听者传达诸如“他之前跟我们承诺过某种行为”这类的意思。总之,这里的“怎么”具有言者提醒的作用,同样反映出言者指向特征。例如:

(20)a.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我提醒你,我们在某个场合见过。

b. 怎么,他又改变主意了?

→我提醒你,他之前跟我们承诺过会交钱的。

值得一提的是,李湘(2019)指出“怎么”具有话语篇章意义层面的用法,作用是“引出说话人对受话人此前言行的意图或起因的一个猜测”。介引猜测体现出“怎么”的交互主观性特征。但若更进一步分析,说话人的猜测即是一种怀疑和不相信的心理,不认为听话人应该表现出此前的言行。因此,“怎么”的作用又在于向听话人明示他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事态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综上所述,“怎么”一方面具有强化意外表达的效果,但同时也为言者提供了进行自我示证的手段,向听者显示自己心理所预期的内容,并使言者确认预期内容的真实合理性。语言是一种“明示—推理”模式的交际系统(Sperber & Wilson 1995),发话人的每一句话都为听话人推理发话人的心理状态提供一个论据。而发话人有意识地给听话人提供论据,目的则是为了引导其进行推理,将听话人引向一个特定的结论,影响其思想、态度,乃至即时行为。(完权 2018)因此,发话人在言语互动中总会采取一定的手段提高话语的信据性(Anscombe & Ducrot 1989),为听话人推理提供可信的论据(Verhagen 2008)。这就是语言表达的“信据价值”(argumentative value)或“信据力”(argumentative strength)。本节讨论的“怎么”的自我示证用法其实也就是发话人提高话语信据价值/信据力的一种词汇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构上,“怎么”还经常和“呢、吗、啊、嘛”等语气词连用构成“怎么……呢/吗/啊/嘛”的形式,这是言者进一步提高自我示证/信据力的一种表达手段,因为这些语气词都具有交互主观性特征。如“呢”能够表现出说话人的信念、体现较高的信据价值(方梅 2016;完权 2018),“吗”可以体现说话人对所言内容的高确信度(黄国营 1986;郭锐 2000),“啊”具有言者指向的自我示证用法(屈承熹 2006:110—112;Badan & Cheng 2015),“嘛”能够提醒听话人所言论题是显而易见或不言而喻的(屈承熹 2006:102—104)。

更进一步看,“怎么”的上述用法体现出来的是“语力更新”(illocutionary update, Anderbois 2018),即言者可以为自己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信念。这在不少语言中都有惯用的形式标记,如 Yucatec Maya(YM)语(一种玛雅语)中的 Bakáan 和 Tagalog 语(他加禄语)里的 pala 等。

## 五 结语:意外和示证的统一

上面的分析显示“怎么”具有双重作用:强化意外表达和进行自我示证。也就是说,“怎么”

身兼意外和示证两种用法。其实,这种功能二重性的现象也并不奇怪,因为对语言中意外现象的关注最早就起源于对示证范畴的广泛调查,意外和示证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

起初,意外被认为只在个别语言中存在,并被当作示证范畴的小类(Chafe & Nichols 1986; Lazard 1999)。但是 DeLancey(1997)通过深入调查提出,意外是跨语言存在的独立的语法范畴,与示证范畴之间存在差别<sup>⑨</sup>。不过 Delancey(2001)同样承认意外和示证之间确实存在难以割裂的联系。例如(转引自 DeLancey 2001):

(21) *deshĩta yedanifyie lō*

*bush be. smart/2s subj/IMPF*

You're smart for the bush! (i. e., you are competent at bushcraft, and good at improvising when in the wild)

这里的 *lō* 既可以是意外标记,表明听者所具备的野外生存技能知识比言者心理预期的要多,因此这句对对方的评价话语实际上对于言者自己而言也是新信息;同时它也可以是个间接示证标记(indirect evidentiality marker),因为言者的这句评价是从对方在野外丛林的实际表现而推理得来的。

类似的现象也见于土耳其语的“*-miş*”和加拿大 Gitksan 语的“*n'akw*”,它们既可以表达意外范畴,也可以表达示证范畴。(参看 Slobin & Aksu 1982)

此外, Tsafiki 语的示证标记“*-nu*”和 Qiang 语的示证标记“*-k*”在特殊语境下也可以解读为意外。(参看 Dickinson 2000; Lapolla 2003)

DeLancey(2001)指出有的语法形式的示证用法是从意外用法演变而来的。从本文对“怎么”句的分析来看,原因可能是:话语交际是一个互动性的言语行为,说话人一方面设法用“怎么”句向听话人传递出自己拥有意外的情感体验,让听话人知道(know)“我感到意外”;另一方面说话人也需要为自己的意外情感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撑,让听话人理解(understand)“我为什么会感到意外”。而正是在后者的促动下,表达意外的形式渐渐地具有了示证性的用法。不过, Aikhenvald(2004: 208; 2012: 470)也认为语法形式存在从示证用法到意外用法的语义演变路径,即说话人先预期了某种事态,但实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从而造成了意外心理。这样,原为示证用法的语法形式会逐渐具有表达意外的作用。

其实,一个语法形式无论是从示证用法演变到意外用法,还是从意外用法演变为示证用法,从演变机制来看都可以说得通。因为它们都是依靠转喻机制推动的。根据沈家煊(1999),转喻是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两个相关认知范畴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框”之间的“过渡”,以一个概念为参照点建立与另一个概念的心理联系。一个事件可以包含许多层面:比如事件的时间、地点、起因、过程、结果等等。“起因—结果”都属于“事件”的同一个认知框架。如果把意外当作“结果”,那么示证就是“原因”;结果既可以转指原因,原因也可以转指结果(王冬梅 2010: 36)。因此,语法形式的意外用法就可以发展出示证用法,同时示证用法也可以发展出意外用法。二者具有演变方向上的可逆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怎么”虽然同时具有意外和示证用法,但在具体语境下其意外和示证的强弱表现会有所不同。比如,当加强示证性的追补性说明小句在“怎么”句后时,相当于是由果及因的叙述,“怎么”句更多地体现出意外性;而当说明小句在“怎么”句前时,是由因及果的叙述,“怎么”句不仅表现出言者意外,并且更多地体现出示证性,“怎么 VP”相当于表达言者认为“不应该 VP”的合理性和理据性。

## 附 注

①本文所举例句大多摘自相关研究文献,还有一小部分为作者本人自拟。此处统一说明,后文若无需要,不再注明出处。

②“mirativity”在汉语中有不同的译法,如“意外”(王健 2013;陈振宇、杜克华 2015;强星娜 2017)、“惊讶”(万光荣 2017)、“惊异”(吕叔湘 1980/1999;刘月华 1985;邵敬敏 1995;张斌 2001;刘彬、谢梦雅 2019)。本文采用“意外”这一较为常见的名称,因为“惊异”和“惊讶”所指示的状态程度要比“意外”更强,而有些“怎么”表示的情感还达不到“惊异”或“惊讶”的程度。文中有时也会出现“惊异”,这是为了与原文献保持一致。

③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证实,5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有表征与自己预期不符的意外心理的能力,详见Pinker(2015: 60/445—446)的介绍。预期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思维方式和生物直觉形式,由此引发的意外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连锁反馈。因此,预期和意外在语言中也必定会以某些显性的形式表征出来。

④关于“怎么”类反问句否定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胡德明(2010),邵敬敏(2014)和刘彬、袁毓林(2017; 2019)等相关文献都做过较为充分的研究。

⑤“质的否定”和“量的否定”最早由戴耀晶(2013)提出。

⑥“主力体”和“抗力体”是力动态语义模型里的核心术语,前者是承载注意力的焦点力,而后者是与之进行对抗的力元素。

⑦关于 Peterson 对意外语义的表达手段的概括,可参看强星娜(2017)的介绍。

⑧我们认同陈振宇、杜克华(2015)对“强意外”和“弱意外”的界定。前者表达一种强烈的意外感叹,一般通过专用的反问标记表现;后者指说话人对命题有基本的肯定态度,但它有些出乎意料,需要听话人予以证实。

⑨关于示证范畴和意外范畴之间的关联性,详见强星娜(2017)的介绍。

##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00 《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汉学研究》(第十八卷特刊)。
-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戴耀晶 2013 《汉语质的否定与量的否定》,载《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5期,日本东京:朝日出版社。
- 邓思颖 2011 《问原因的“怎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方 梅 2016 《再说“呢”》,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八),北京:商务印书馆。
- 谷 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郭 锐 2000 《“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回答方式》,《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胡德明 2010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黄国营 1986 《“吗”字句用法初探》,《语言研究》第2期。
- 李 湘 2019 《状语“左缘提升”还是小句“右向并入”?——论“怎么”问句质询意图的共时推导与历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
- 刘 彬、谢梦雅 2019 《疑问代词“怎么”的惊异义及其句法后果》,《汉语学习》第2期。
- 刘 彬、袁毓林 2017 《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语文研究》第4期。
- 刘 彬、袁毓林 2019 《“怎么”类特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刘 彬、袁毓林 2020 《疑问与感叹的相关性及其转化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刘 焱、黄丹丹 2015 《反预期话语标记“怎么”》,《语言科学》第2期。
- 刘永芳 2010 《归因理论及其应用》(修订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月华 1985 《“怎么”与“为什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6期。
- 陆方喆、曾 君 2019 《反预期标记的形式与功能》,《语言科学》第1期。

- 吕叔湘 1944 《中国文法要略》，收入《吕叔湘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 吕叔湘 1980/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可君 1993 《说“怎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邵敬敏 1995 《“怎么”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功能类型》，载《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邵敬敏 2014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唐敏 2009 《副词“还”的“反预期”语用功能及“反预期”的义源追溯》，《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完权 2018 《信据力：“呢”的交互主观性》，《语言科学》第1期。
- 万光荣 2017 《惊讶范畴：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语言科学》第6期。
- 王冬梅 2010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王小穹、何洪峰 2013 《疑问代词“怎么”的语义扩展过程》，《汉语学习》第6期。
- 武果 2009 《副词“还”的主观性用法》，《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肖治野 2009 《“怎么<sub>1</sub>”和“怎么<sub>2</sub>”的句法语义差异》，《汉语学习》第2期。
- 殷树林 2009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袁梦溪、原由理枝 2019 《现代汉语“吗”问句与“A不A”问句的语义差异》，《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张斌 200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2008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宗守云 2011 《“X比Y还W”的构式意义及其与“X比Y更W”的差异》，《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Evidentiality in grammar.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4. 320—325. Oxford: Elsevier.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3): 435—485.
- AnderBois, Scott 2018 Illocutionary Revelations: Yucatec Maya Bakáan and the Typology of Miratives. *Journal of Semantics* 35: 171—206.
- Ansbombe, Jean-Claude & Oswald Ducrot 1989 Argumentativity and informativity. In Michel Meyer (ed.), *Metaphysics to Rhetoric*. 71—87.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adan Linda & Lisa Lai-Shen Cheng 2015 Exclam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4: 383—413.
- Chafe, Wallace L. & Johanna Nichols 1986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New Jersey: Ablex.
- DeLancey, Scott 1986 Evidentiality and volitionality in Tibetan. In W. Chafe and J. Nichols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203—213. Norwood, NJ: Ablex.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52.
-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 369—382.
- Dickinson, Connie 2000 Mirativity in Tsafiki. *Studies in Language* 24(2): 379—422.
- Garrett, Edward 2001 *Evidentiality and Assertion in Tibetan*. PhD dissertation, UCLA.
- LaPolla, R. 2003 Evidentiality in Qiang. In 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zard, G.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3: 91—110.
- Li, N. Charles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Lipták, Anikók 2005 The left periphery of Hungarian exclamatives. In Laura Bruge *et al.*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irtieth Incontro di Grammatica Generativa*. 161-183. Venezia: Cafoscarina.
- Michaelis, Laura 2001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rtin Haspelmath *et al.*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2. 1038—105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Molochieva, Zarina 2007 Category of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Chechen.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s of Caucasus*. Max Planck Institute EVA Leipzig.
- Nelson, Gerald 1997 Cleft constructions i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5(4): 340—348.
- Peterson, Tyler 2013 Rethinking mirativity: the expression and implication of surprise. [http://semanticsarchive.net/Archive/2FkYTg4O/Rethinking\\_Mirativity.pdf](http://semanticsarchive.net/Archive/2FkYTg4O/Rethinking_Mirativity.pdf)
-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Penguin Books. (中译本《语言本能》, 欧阳明亮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 Rooth, Mats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 75—116.
- Slobin, Dan & Ayhan Aksu 1982 Tense, aspect, modality, and more in Turkish evidentials. In P. Hopper (ed.),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185-200. Amsterdam: Benjamins.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Talmy, G.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IT Press. (中译本《认知语义学(卷 I): 概念构建系统》, 李福印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 Verhagen, Arie 2008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system. In Jordan Zlatev *et al.* (eds.),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307—33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Mirativity: “Zěnmě (怎么)”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Exclamatory Sentences

Li Qiang

**Abstract :**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zěnmě (怎么)”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rhetorical questions and exclamatory sentences, as well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its mirative meaning. After an in-depth inspec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zěnmě (怎么)” is not a typical mirative marker. On the one hand, it strengthens the effect of unexpected expres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demonstrates “ego-evidentiality”, which makes the listener believe tha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stated by the speaker is true and accurate, and then shows the speaker’s direction. This functional duality is also prevalent in other languages.

**Key words :** zěnmě (怎么), mirativity, mirative marker, ego-evidentiality

(李 强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0444)  
(责任编辑 刘 彬)